

【日】池田大作 著
【美】亨利·A·基辛格 译
卞立强



和平·人生与哲学

样初题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和平、人生与哲学

——池田大作与基辛格对话集

卞立强 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8年 北京

责任编辑：晓 夜

封面设计：李士英

书 名	和平、人生与哲学 ——池田大作与基辛格对话集
译 者	卞立强
出版者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发行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制版者	地质出版社印刷厂计算机编排系统
印刷者	金星地图印刷厂
版 次	1988年10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93千字
印 张	4.5
印 数	1—12000册
书 号	ISBN7-80035-137-8/C·4
定 价	1.50元

前 言

亲爱的池田先生：

获悉去年9月我们进行的对话，在其一周年的1987年9月作为单行本出版，我感到十分高兴。

我们的对话兴致未尽，但已费尽了我们的思索。

我们就现代许多紧迫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至今仍使我感到怀念。

在本书出版之际，希望日本的读者能和我一样为这次对话感到高兴。

致以衷心的敬意。

亨利·A·基辛格

亲爱的 H·A·基辛格博士：

大札已经拜读。

博士与我“为 21 世纪进行富有启示意义的对话”的共同意愿，已经结成果实，作为一册对话集出版。

我也感到非常高兴。

12 年前，为了同博士会谈，我在小雪霏霏中访问了华盛顿。

在国务卿办公室里受到您充满友情的欢迎，我至今还难以忘怀。

当时我们约定“将来要交换意见”。这次对话实际上是从那时开始的。

博士于 1979 年 4 月和 1981 年 7 月两次光临日本。

当时我们为拟订对话的设想，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去年 9 月，博士为了这次对话，专程来到了日本。

我们真诚盼望“和平”，考虑“人生”，交谈“哲学”，度过了有意义的两天。

我和博士一样，为了能把这次对话提供给读者而感到高兴。

池田大作



池田大作

1928年出生于东京。富士短期大学经济学科毕业。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日莲正宗法华讲总首席讲师。创价大学、创价学园、民主音乐协会、富士美术馆、东洋哲学研究所和公明党等的创始人。1983年获“联合国和平奖”和桂冠诗人的称号（印度）。莫斯科大学、索菲亚大学的名誉博士。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圣马尔科斯大学的名誉教授。著述甚多，主要有《人的革命》（已出10卷）、《展望21世纪》（与汤因比的对话集）、《黑暗盼望黎明》（与路奈·尤伊古的对话集）、《人的革命与人的条件》（与马尔罗的对话集）、《21世纪的警钟》（与贝恰的对话集）、《谈佛法与宇宙》共3卷）《三条虹桥》（与罗古诺夫的对话集）等。



亨利·A·基辛格

1923年出生于德国南部布兰肯地方，为逃脱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15岁时随同家人移居美国。1943年应征参加陆军，同年6月取得美国国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担任德国占领区的司政官。1946年入哈佛大学政治系，专攻19世纪外交史。该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后，升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69年入白宫，历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曾与周恩来、毛泽东秘密会谈，促进了中美建立外交关系。197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现为乔治城大学战略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美中协会主席。著有《基辛格——激烈动荡的时代》（共3卷）和《核武器与外交战略》等。

目 录

序章	(1)
从7年前的会谈谈起	(1)
美苏首脑会谈的重要性	(5)
对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印象	(7)
美中、中苏关系今后如何发展	(8)
中东和平的前景	(12)
对政治家的期望	(15)
关于核能的管理	(17)
第一章 人生的道路	(21)
赠给青年的话	(21)
青年与理想	(25)
人生必要的道德	(27)
高等教育的理想状况	(29)
对待学问的态度	(31)
麻醉剂与自杀	(32)
妇女的作用	(34)
对东方事物的关心	(36)

印象深刻的风景和喜爱的城市·····	(37)
对绘画的兴趣·····	(38)
关于评价人物的标准·····	(40)
铭记在心上的人物·····	(43)
象征着法国的人物——戴高乐·····	(45)
从萨达特看领导者的条件·····	(47)
我的座右铭·····	(50)
法国革命与歌德·····	(51)
足球的趣味·····	(53)
活力的源泉·····	(54)
作为人的首要条件·····	(57)
21 世纪的形象·····	(60)
如何看待死·····	(61)
晚年的生活意义·····	(63)
人生的年轮·····	(65)
第二章 和平的桥梁 ·····	(68)
关于 SDI 的危险性·····	(68)
核时代与政治领导人·····	(72)
首先必须要转变思想方法·····	(75)
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和平·····	(79)
关于和平教育·····	(81)
阿育王、迦腻色迦王的治政·····	(84)
太平洋的时代与文明·····	(86)
关于社会舆论·····	(89)
对话会带来成果·····	(92)
“不带军事力量的政治力量”·····	(93)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未来	(95)
生活在过多的信息中	(97)
关于所谓的“新闻报道”的权力	(99)
第三章 哲学与世界	(102)
喜爱的作家与作品	(102)
思想的感化之一——斯宾诺莎	(105)
关于宗教复兴的可能性	(106)
包藏在“近代化”中的问题	(109)
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的课题	(113)
全体主义与人	(114)
对安德烈·马尔罗先生的回忆	(117)
美国——宏伟的“试验国家”	(118)
关于人的本性	(120)
“没有国界的绿洲——地球”	(123)
民众的力量与市民运动	(127)
学习世界史的意义	(129)
实现“世界共同体”的可能性	(131)
思想的感化之二——康德	(133)
康德的和平论	(134)
译后记	(137)

序 章

从7年前的会谈谈起

1979年东京会谈后第7年的对话。

池田 我首先要向基辛格博士表示感谢。

记得整整7年前^①，我们曾作过这种对谈性的会谈。您重视信义，这次在百忙中来和我进行这样有意义的对谈，我衷心地表示感谢。

另外，这次我才知道博士数年前曾经生过一场病，我谨表慰问。

基辛格 我对当时的会谈也很感怀念。

先生身边的人给我寄来了您的大作，我正在拜读。先生的哲学思想使我深受感动。

而且这次受到您的出自真诚的款待，非常有效率地做好了一切准备来接待我，……

池田 没什么。能够进行对谈是最高兴的。

^①1979年4月16日，在东京涩谷国际友好会馆就佛法、和平、人生问题进行了对谈。

基辛格 为我做的准备非常仔细周到。就这一点来说，我感到美国还只能算得上是发展中国家。（笑）

池田 您说的很诙谐，谢谢。

对世界来说，博士是重要的领导人。而且，不论是对美国来说，对日美之间关系来说，博士所处的地位都很重要。从各方面来看，我觉得我们有着很深的友谊。重视博士，对今后的世界也是重要的。

基辛格 我刚才说了，你们做好了一切准备。而且这种准备很有效率，连细微的地方都考虑得非常周到，太感谢了。

我昨天来到日本，以后要飞往南朝鲜，然后再返回京都。在京都，我想先生不会在那里，我一定会很寂寞的。

池田 对您的亲切的深情厚意，我再一次表示感谢。您的日程非常繁忙，希望您保重身体。现在我正在考虑，如果可能，也准备在关西欢迎您。

基辛格 我准备在京都待一天，然后到国际战略研究所^①（IISS）的年会上发表讲演。

池田 我全知道。

我想起码有人代表我到机场去迎接您。这是当然的礼节。……我想迎接大概不至于使您感到厌烦。请您谅解。

基辛格 我预定……

池田 我完全了解，都知道了。

总之，今天的对谈和明天的对谈要进行得有意义，很愉快。我希望是这样。

我希望博士不至于因这次的对谈而感到疲劳。不，希望

^①1958年，接受美国福特财团的资金援助，在伦敦设立的非营利性的民间战略研究机构。

通过这次对谈能更加促进您的健康。

基辛格 当然,我深信也会是这样的。

先生送来的问题,连细微的地方都作了考虑和准备,使我非常感动。而且我觉得思考很详尽,论点都网罗进来了。

池田 过奖了。

博士的论文现在正在《读卖新闻》上连载。这是一种全球性的论述方式,真可以说是“对地球的诊断”。另外,您的回忆录等,我都拜读了。

不过,我希望我们能谈谈在这些论述中没有怎么出现的领域和问题。这次对谈如果能对今后的青年、今后的人们、今后的各方面人士有某些参考,如果能对向 21 世纪过渡、能为争取和平起一点桥梁作用,我将感到无比的高兴。而且我希望能由博士提出这方面的意见。——这就是我的心情。

从这一意义来说,由于时间有限,我考虑我们的对谈应当尽可能集中于重点问题。

请您坦率地谈吧。

基辛格 我读过先生和汤因比博士的对谈集①以及和贝恰博士的对谈集②。

池田 啊呀呀,太感谢了!

基辛格 这些对谈集很有启发性,很有卓见。

①阿诺尔德·J·汤因比(1889—1975),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历史的研究》。两位先生于1972年5月和1973年5月所举行的对谈,已整理为《展望21世纪》上、下(日本文艺春秋社出版)。

②奥锐里欧·贝恰(1904—1984),曾向各国的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呼吁“人类的危机”,1970年创立“罗马俱乐部”。两位先生从1975年5月至1983年6月共举行5次对谈,连同贝恰先生的遗稿,整理为《21世纪的警钟》(日本读卖新闻社出版)。中译本已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池田 No, No^①。(笑)哪里哪里。

基辛格 在这些对谈集中写着,在对谈之后,仍可通过书信的来来往交换意见,而且双方都有审阅自己原稿的时间。我也希望能给予这样的安排。当然,只看我自己的发言就行了。

池田 完全理解。这是要留传后世的重大的历史证言,当然希望您能够推敲,加以删改。不过,我们的时间都很少,工作很繁忙,做起来可能有点儿勉强。(大笑)

这是粗茶,按照东方的方式,请喝一杯茶。

前天我去了创作大学,当时会见了数千名学生,和他们谈了话。大会结束后,学生们知道我要和博士见面,一定要我见到您时,向您问好,还说希望能听您谈谈国际形势。(笑)

因此,我想根据学生、日本的新闻工作者和领导阶层的人们非常想听的问题来进行对谈。

另外,以前我曾经和许多在全世界活跃的人士进行过对谈,而且今后还准备作这样的对谈。不过,如果同一个作为实践家和行动家的杰出的领导人对谈,我想还是要和基辛格博士对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希望我们的对谈尽量避免和以前的重复。

与此同时,从各方面情况来看,过去没有怎么提到过博士的深刻的思想和深刻的哲学。我希望能提出和掌握从博士内心深处升华出来的这种思想和哲学。这一点也希望予以理解。

^①英文,不,不。——译注

美苏首脑会谈的重要性

美苏首脑会谈是推进和平展望的一种手段。

池田 我想这就进入正题。

最近几年来，每有机会，我都主张美苏最高首脑会谈^①是争取世界和平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1981年5月我第3次访问苏联，在和当时的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会见时，我曾向苏联的首脑呼吁说：“如果能离开莫斯科，选择像瑞士等恰当的地方，同美国总统进行彻底的会谈，人类将感到莫大的宽慰。”

在这以后，我又通过多次建议，希望能尽快举行美苏会谈。因为美苏最高首脑对世界和平负有重大责任，他们如果能够排除万难，进行会晤，并能不断地进行对话，我深信会产生打开僵局的大胆的设想和行动，以及富有勇气的决断。

当然，我对今后的美苏关系并不乐观。特别是核裁军的实质性的成果已成为美苏首脑会谈的最大的焦点，这方面的进展还无法预先判断。

但是，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的愿望是，希望两国的首脑能设法找出一条打开难免会进一步僵化的现状的途径，希望把它放在最首先的位置来对待。

^①从冷战期间的1959年9月艾森豪威尔总统与赫鲁晓夫部长会议主席首次会谈到1986年10月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举行的会谈共11次。

基辛格 我参加过5次美苏首脑会谈^①。另外，我还以我个人的身份同苏联的最高领导人进行过会谈。所以我当然深信美苏两国的首脑会谈是重要的。

这种首脑会谈之所以重要，一个是因为美苏两国人民希望这种会谈，另一个是因为世界各国的人民希望这种会谈。而特别是因为美苏首脑会谈是推进和平的一种手段。

现在我当然是以一个美国人的思想方法在讲话。但同时我还认为，凡是一个愿意为未来建设点什么的当政者，就必须要考虑对方的思想方法。

仅仅有利于当事者一方的协定是绝对不可能缔结的。因为片面的协定是不会被遵守的。

只有不懂得国际关系的本质的人，才会认为向所有会晤的人发表不同意见是没有关系的，认为自己是可独占利益的。在国际关系中必须要经常考虑相互的利益。

现在的问题是，现代的国家有着许多官僚机构，这些官僚机构都把力量只放在自己眼前关心的事情上。我觉得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更为严重。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缺乏“抑制和平衡”。

所以我一贯认为，美苏会谈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哲学方面的问题。

我们可以向苏联方面做工作，使他们考虑不致由于苏联的机构而产生的各种问题。

美国总统和苏联总书记会谈的时候，总统的谈话或记录

^①1972年5月(莫斯科)、1973年6月(华盛顿)和1974年6、7月(莫斯科)的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以及1974年11月(符拉迪沃斯托克)和1975年7月(赫尔辛基)的福特、勃列日涅夫会谈。

都必须逐一地让苏联方面过目。同意不同意是另外一个问题，总之必须要让他们过目。

所以我一直希望这次的会谈和以后预想的几次会谈能有助于哲学上的理解——起码能达到刚才所谈的那样程度。

池田 这确实是重要的问题。那么，您对今后美苏会谈的前景是怎么考虑的呢？尽管这是很难断定的，您觉得会有新的发展吗？全世界都在寄予着期望，您觉得会满足这种期望吗？

基辛格 我觉得有两个多少有些矛盾的问题。一个当然是希望缔结条约；另一个是希望同时能给现状带来某种变革。

应当要注意的是，不能为缔结条约而缔结条约。我们应当做的事是改善现状。

对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印象

是一个有才能的政治家。但是否是有才能的执政者，还难以下结论。

池田 我想应当是这样的。

博士和苏联的新总书记有过什么接触吗？

基辛格 还没有。

池田 那么，是否有过电话或其他什么联系呢？

基辛格 现在还没有。不过，我想在今年年内或明年同他会晤。

池田 哦，是吗。那么，从外观上看，他作为一个担当新总书记的政治家，您的印象如何？谈谈直感也可以。您怎样看